

明清

张雪静 王建平

传奇故事新编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前 言

本书是明清两代部分传奇小说的改编本，基本上属于“志怪”系列。明清时期政治黑暗，民族矛盾激烈，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只能借花妖狐魅等鬼怪故事讽喻时政、勾画理想生活，蒲松龄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之一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绝大部分作品是属于这“志怪”系列的，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，致使后代产生谈“聊斋”便是说“鬼狐”的俗成概念。人们只知蒲松龄的善鬼好狐，不知谈妖说怪是那时中下层社会的一种时髦，一种心声；只知有个《聊斋志异》，而不知在它前后还有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剪灯余话》、《花影集》、《萤窗异草》、《谐铎》、《夜谭随录》等集子。这些集子反映的生活面更为广阔，人物形象更为齐全。它们从社会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暴露了当政者的凶残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，歌颂了爱情生活的美好，寄托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。其中有许多成功之作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并不逊色于《聊斋志异》。

出于挖掘整理文化宝藏的意愿，让这些佳作显现出它们原有的光彩，我们从这些集子中精选改编了38篇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，推荐给读者，想是抛砖引玉，以期人们对明清传奇小说的“志怪”系列有个概貌的认识。本着忠于原作又不囿于原作的原则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对有些作品

的篇目重新拟名，结构做了适当调整，情节予以扩充，使其更适合于现在读者的欣赏习惯。改编后的作品尤具可读性。其情节更为波澜起伏，摇曳多姿；其故事更为哀婉离奇，牵人情思；其形象更为活龙活现，呼之欲出。神狐鬼怪，皆具人情；世态风俗，尽在其中。

由于我们自身的经验和水平不足，改编后的作品中定有许多不当之处，敬希读者和行家指正。

1993年12月

目 录

金凤钗.....	(1)
西轩会佳.....	(10)
永州野庙.....	(16)
申阳洞.....	(21)
鸳鸯坟.....	(28)
鬼戏狂生.....	(37)
绿衣女.....	(43)
凤尾草记.....	(49)
琼 奴.....	(55)
胡媚娘.....	(62)
秋千会.....	(67)
心坚金石.....	(72)
古刹夜歌.....	(77)
惜 惜.....	(81)
玉马坠.....	(86)
海天行.....	(96)
隔梦园幽恨.....	(101)
状元愧.....	(111)
桃夭村.....	(114)

恶 钱	(117)
鲛人泪	(122)
螭蛄国	(126)
蛻螂城	(132)
巧联姻	(135)
米芾老	(146)
谭 九	(150)
青 眉	(155)
月夜惊魂	(172)
雅俗误	(182)
红纱缘	(192)
秦吉了	(207)
三戏淫官	(212)
秋风自悼	(219)
女贞木曲	(229)
夜光娘子	(241)
钟馗画像	(250)
因循岛	(254)
貌美祸	(267)

金 凤 钗

话说元朝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人，姓吴，曾做过防御使，人们都叫他吴防御。吴防御家居春风楼侧，左邻是世代官宦的崔家，府上崔使君与防御交往频繁，情意笃厚。

事有凑巧，这年冬天腊月初十，防御的妻子生了个女儿，而崔夫人生了个儿子，分别起名为兴娘、兴哥。

兴娘、兴哥都十分逗人喜爱，两家大人常抱他俩在一起玩耍。一天，防御戏道：

“崔兄，等我家兴娘大了，就找兴哥做女婿，你我不就成了亲家了吗？”

崔使君听罢拍手叫道：“好，那就一言为定！”

第二日，崔府果然郑重其事下了聘礼，以金凤钗一只作为定亲信物。

时隔不久，崔使君奉命携家带口到远方做官去了。

春去秋来，转眼间兴娘已十九岁了。吴夫人忧心忡忡多次对防御说：

“崔家一去十五年，音讯全无，现在女儿已长大成人，如若再执守前言，岂不错过了她的青春时节？”

防御则正色道：“君子一言九鼎，千金难移，老夫已将女儿许与旧交，况有约在先，又怎能自食其言，不守信用呢？”

吴夫人虽心中不快，但又难逆夫君之意，也只好作罢。

那兴娘芳龄渐长，愈发出落得楚楚动人，不觉春心萌动，日夜手执金凤钗盼望兴哥到来，也好早结连理，可望穿秋水，终不见公子身影。她常常泣月悲花，愁香怨粉，叹自己红颜薄命。后来竟不思茶饭，积郁成疾，病卧深闺。吴防御夫妇不知请了多少名医，为她求了多少仙药，但终不见好转。不到半年光景，她便含悲而逝。合家老小莫不为之伤心落泪。

临入殓时，吴夫人手持金凤钗，抚尸痛哭道：“儿呀！这是你夫家之物，如今我儿已赴黄泉，为娘留它何用？”说着，随手把它插在兴娘的发髻上。三日后，葬于城郊外。

兴娘去世刚刚两月，兴哥忽然来到防御家。吴防御亲自出门迎接，问道：

“贤侄是从何处而来？你父母一向可好？”

兴哥含泪答道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逝于任上。家母也故去多年。小婿一直在那里守丧，现在服满，故不远千里来到府上，以践前约。”

防御听罢，不觉泪下，哽咽道：

“小女薄命，因思念贤侄，积郁成疾，已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如今已下葬多日了。”说罢泪如雨下，不能自持。

过了一会儿，防御领兴哥来到内室兴娘灵牌前，兴哥上香，焚纸祭奠亡灵。防御老泪纵横说道：“兴娘女儿，你夫婿看你来了。”全家老少恸哭失声。兴哥虽多年不见兴娘，但一想她为己而死，心中十分不忍，也随大家哭了起来，半晌方止住悲声。

防御又令人摆酒款待兴哥，他说：“贤侄父母已亡，回去道途又远，现在既来此地，就留宿于老夫家吧。老夫与令

尊是至交，你也如同老夫的子侄，万万不要因兴娘故去，就见外生分了。”随即令仆人收拾门侧一间小书房，安顿兴哥住下。

转眼已是清明节，防御因兴娘新故，合家上坟扫墓。兴娘有个妹妹叫庆娘，芳龄十七，也同父母乘轿前去祭奠亡姐。家中只留兴哥看守。

防御一家在外盘桓一日，直至夜幕降临，天色昏黑方才归来。

兴哥站立门旁迎候，前面轿子刚刚进去，后面一乘，已来到他近前，只听地上“咣啷”一声，好像有一物坠落地上。待轿子过后，兴哥急忙上前拾起，仔细一看，却是一只金凤钗。暗想：“此乃闺中之物，定是夫人不觉失落。”正要进内宅送还，却见中门已闭，只得回身书房，待明日再说。

回到书房，兴哥对烛独坐，思绪万千，想自己婚事不成，孤苦无依，形影相吊，寄人篱下，防御虽待己若子侄，但终非长久之计。愁上心头，不由泪洒襟湿。正欲熄灯上床时忽然听到“剥剥”敲门声，兴哥甚为惊奇，这夜半三更，那有人来找自己，急问：“是谁？”无人回答。兴哥以为听错了，刚倒身睡下，又听到敲门声，他高声再问，仍不见回音。这样反复数次，兴哥忍耐不住，气得起身猛地打开房门，想弄个明白，但见门外婷婷玉立一妙龄佳人，见他开门，便拖裙闪了进来。兴哥大吃一惊，急问：

“你是何人？”

女子朱唇一启，娇声说道：

“公子，奴家是兴娘的妹妹庆娘，适才不小心将金凤钗

掉落轿下，不知您是否拾到？”

兴哥听罢，方才心定，便把拾钗经过叙述了一遍。

庆娘听了，并不搭言，径直上前挽住兴哥就要上床，兴哥见她面嫩若脂，秋波含情，身轻似柳，不胜娇媚，早已心旌摇荡，只是想到防御待己恩重如山，自己岂能做这等有伤风化之事，因而推辞道：

“万万不能，请小姐自重，快回内宅。”

然而庆娘求欢心切，竟不顾兴哥所言，强拉兴哥不放。兴哥言辞恳切，态度坚决，固执不从。庆娘恼羞成怒，斥道：

“家父以子侄之礼相待，留你住在书房，可你竟敢深夜诱骗奴家至此，图谋不规。奴家即刻禀报父亲，将你扭送官府，必不轻饶于你！”

兴哥万没料到她会反咬一口，既然是难脱干系，也只好随了她。于是二人和解，双双入帐，情浓意厚，恩恩爱爱，做起那夫妻之事。直到天光放亮，方依依而别。自此后，庆娘就日暮而入，夜隐即出，往来于兴哥书房。大约一月有余，竟无人知晓。

一日傍晚，庆娘对兴哥说：“妾处深闺内宅，公子居外馆书房。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晓，然而妾实是担忧，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，一旦声迹显露，亲庭罪责，棒打鸳鸯散，这对妾来说是自愿心甘，可连累公子清德，妾委实于心不忍，倒不如从长计议，早图良策，趁人尚未发觉，你我双双出走，匿迹于他乡，那样方能够永不分离，白头偕老。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“小姐所言自有道理，容我好好想想。”

兴哥暗思，自己孑然一身，素乏亲知，就是想要出逃，又能逃往哪里去呢？忽然他有了主意，高兴地 对 庆娘说：

“小姐！我曾听家父说过，我家有个旧仆，名叫金荣，很讲义气，居住在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。现在前去投奔于他，我想他念旧主情分，定不会拒绝我们的。”

庆娘也很赞同。当下二人商量妥当，打点行装，准备上路。

第二天，刚刚鸡叫，二人乘天色昏暗，悄悄溜出门来，雇船渡过瓜州，直奔丹阳，而后又转道吕城。他们向村民打听金荣的下落，果然找到了家资殷富、做了保正的金荣。

金荣已不认识兴哥了。兴哥随即说出亡父姓名、官职以及自己的乳名。金荣这才回想起来。他马上设了牌位，祭奠旧主，又把兴哥、庆娘请到上座，弹冠整衣倒身下拜，说道：

“公子是金荣的小主人呀！您能屈尊到此，真是小的的福分。”

兴哥忙起身相扶，把为何远来投奔的前因后果详细地讲给了金荣。金荣感念故主之情，腾出正房让与他们小两口住，侍奉他们格外精心，如同旧主一样。衣食所需，样样备至。

兴哥，庆娘在金荣家住了近一年。一日，庆娘对兴哥说：

“公子，妾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

“小姐但说无妨。”

“起初妾怕事迹败露，父母责备，故同公子效仿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至此，实为不得已而为之。然风花雪月，岁月如流，我们离家已有一年。试想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如

若现在回去，父母喜于重逢，必定不会责怪于我们。况父母养育，恩重如山，岂有终身绝交之理？何不同去看望二老，举家团聚？”

“就依娘子。”

第二日，小两口打点行装，告别金荣，乘船返乡。船到扬州，临近防御家时，庆娘对兴哥说：

“你我逃跑一年，现在猛然同回，恐怕父亲发怒，不好收场，不如公子先去拜见，探探风声，再做打算。妾姑且在此停船等候。”

兴哥觉此言在理，便说：“也好！”随即弃船登岸。庆娘又叫他回来，从发髻上取下金凤钗交与他说：

“如若家父疑拒，公子可出此物让他观看，他看后，事情便明白了。”

兴哥握住金凤钗惴惴不安地来到防御家。防御听禀，欣然出见，看到兴哥便道歉说：

“以前照顾不周，致使贤侄住不安稳，悄悄迁居他处，这是老夫的罪过，请贤侄切莫见怪！”

兴哥一听，拜伏在地，不敢抬头，连声说道：

“小生该死，小生该死！”

防御甚是惊奇，问道：

“贤侄何罪之有！快快请起，你既出此言，还望说个清楚，道个明白，以解老夫心中疑虑。”

兴哥这才起身，战战兢兢地说：

“去年小侄来府，承蒙令爱庆娘不弃，暗自私结姻缘。然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我们犯了私通之律，不告婚娶，只好私自逃亡，隐匿于他乡，已近一年。音容久阻，书信莫

传，虽夫妻情深，可又怎敢忘父母之恩？如今小侄携令爱同归谢罪，还望您老看在亡父的面上，饶恕我们的罪过，让我们永结秦晋，偕老白头。这样岳父不失为溺爱儿女，小婿也得完美家室，一举两好，何乐而不为？还请岳父大人三思见谅！”

“一派胡言！我小女庆娘卧病在床，已有一年，粥汤不进，转侧需人，岂能与你私奔？”防御大怒斥道。

兴哥暗想，防御定是怕此事传出，有辱门风，所以故意用假言推托。于是壮着胆子又说：

“如今庆娘就在船中，可让人用轿将她抬来，您老便会信了。”

防御怒不可遏，可又觉此事蹊跷，便令仆人急去，探个究竟。不多时，仆人回复，船上并无入迹。防御厉声责问道：

“兴哥小儿，你也太妖妄了，老夫与你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恨，你为何要羞辱老夫？”

兴哥不见庆娘前来，心慌胆虚，额头见汗，情急中方想起那支金凤钗，急从袖中取出捧与防御观看，说道：

“此物是庆娘随身所带，请您老验看。”

防御接钗一瞧，诧异失色道：

“这是你家下聘之物，已随兴娘下葬，如今怎会落到你手？”

兴哥听此言，也暗暗打了个冷战。

正在疑惑不解之际，卧病一年的庆娘，忽然从病榻上坐起，径直走到堂前，拜见防御道：

“女儿兴娘不幸，早辞父母，远弃荒郊，然儿与崔家郎君

缘分未断。今日来此，别无他意，只是想让小妹庆娘许与公子为妻，以续崔吴两家之姻罢了。父母若肯听从女儿劝告，那么庆娘之疾即刻痊愈；如若不然，那么庆娘之命，也就在今日了。”

全家人听罢，惊骇不已，看她的外貌是庆娘，然而她的言谈举止，却与故去的兴娘一般无二，料是鬼魂附身。防御痴呆呆愣了半晌方问道：

“你既已死去，怎能又重返人世来迷惑我们呢？”

“女儿命赴黄泉，来到冥界，冥司认为女儿无罪，便不再拘禁，还把儿安排在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儿因世上姻缘未尽，故请假一年，特来与崔公子了结前缘。”

防御听她言辞恳切，不忍拂她意愿，便答应了她的请求。她马上拜谢父母大恩，转身又来到兴哥面前，拉着他的手珠泪盈盈，语不成声，哽咽道：

“公子，父母已经答应为妾的请求。你好好做吴家的女婿吧。切不可因新人而忘故人呀！妾从此告别了。”说罢，痛哭失声，倒地气绝。众人急忙用汤药灌她，过了良久，方才醒来。

庆娘见众人围在自己身边，惊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说着起身行走，如往常一样，好像不曾得病似的。众人问她以前发生之事，她全然不知，只是说：“迷迷糊糊睡了一大觉，有何惊奇？”兴哥上前相见，庆娘根本不认识他。

吴防御择取吉日，为兴哥、庆娘完婚。洞房之夜，兴哥又是一惊，庆娘仍是处女之身。

兴哥成婚后，夫妻相亲相爱，情意笃深，但他仍时时不忘兴娘之情，他将金凤钗卖了，换得许多香烛纸钱，送往琼

花观，请道士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，用以报答兴娘恩情。

一夜，兴哥梦中见到兴娘。兴娘说：“多蒙郎君厚爱，不忘旧情，虽然你我阴阳相隔，妾也深深地感激于你。小妹温柔和顺，你应好生待她。”兴哥一惊，从梦中醒来。

从此，兴娘再也没来打扰这对夫妻。

西轩会佳

元代延祐初年，永嘉有个书生叫滕穆。他工诗善词，尤其擅长唱曲，堪称风流才子，为当地人所推许。

滕生择配甚是苛刻，挑来捡去直到二十六岁还没遇到个中意的。

这年，朝廷刚刚恢复了科举制度，滕生由本乡推荐赴省城临安应试。他素闻临安山青水秀，名胜颇多，正好借此一游，大饱眼福。

他来到临安后，就侨居在涌金门外，日日往来于山水寺院之中。幽涧深林，悬崖绝壁，古刹旧寺，湖畔泉隅，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转眼到了七月十五中元节。这天晚上，滕生与几个好友同赴西湖曲院饮酒赏荷，因而就宿于湖中，泊船雷峰塔下。湖中月色溶溶，晚风徐徐，荷香飘逸，恍若梦境。滕生薄酒微醉，躺在船中，时而听得大鱼跳掷于湖波之间，时而又听得宿鸟飞鸣于岸林之中，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，于是索性披衣而起，上岸绕堤观望，不觉走到聚景园，便信步而入。

当时离宋代灭亡已有四十年了。园中台馆如会芳亭、清辉阁、翠光亭等都已毁坏，只有瑶津西轩岿然独存。滕生来到轩中凭栏小歇，微风吹过，只觉心爽神清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个小丫环挑着双头牡丹灯引路，后随一妙龄佳人自外而入。这位佳人，风鬟雾鬓，娉婷多姿，宛若仙女下凡。滕生

屏声静气观看她们所行所为。

佳人长叹一声道：“湖山依旧，风景如昔，但世移时换，令人有《黍离》之悲呀！”她缓步走到园北太湖石畔，娇声吟道：

“湖上园亭好，重来忆旧游。征歌调《玉树》，阅舞按《梁州》。径狭花迎辇，池深柳拂舟。昔人皆已歿，谁与话风流！”

滕生本是个洒脱不羁的才子，初见女子貌美，已不能自持，等到听此佳句，更加技痒难禁，便在轩下对吟道：

“湖上园亭好，相逢绝代人。嫦娥辞月殿，织女下天津。未领心中意，浑疑梦里身。愿吹邹子律，幽谷发阳春。”

吟罢，他迈步迎上前去。那美人毫不惊讶，慢声说道：

“就知郎君今宵来此，故特前来拜访。”

滕生也不慌张，躬身一揖问道：“姐姐深夜来会小生，小生真乃三生有幸，不胜感激之至，请问姐姐芳名怎称，家居何处？”

美人答道：“妾离开人世已久，本欲陈述，又怕郎君受惊。”

滕生闻此言，想她定是鬼魂无疑了，但仗着酒劲，且又慕女子才貌，也不惊慌恐惧，只是继续追问道：“姐姐但讲无妨。”

“妾姓卫名芳华，是宋理宗朝的宫女，二十三岁那年因病早逝，葬在此园西侧。今夜去演福寺拜访贾贵妃。贵妃盛情款待，一再挽留，妾也不能拂她美意，害郎君在此久等；妾深感不安，还望郎君见谅。”她说罢又对旁边的丫环说：

“翘翘，速回家中取些瓜果酒菜来，今夜月明星稀，令人心旷神怡，郎君又至，切不可虚度，就在此处赏月。”

翘翘应命而去。俄尔，便见她取来一块紫檀色毛毯铺在地上，上设白玉碾花樽，碧绿琉璃盏，美酒佳肴，味道香醇，非世间所有。

席间，芳华与滕生谈谑笑咏，词旨清婉，甚是惬意。芳华自作一阕《木兰花慢》，放声高歌，翘翘则席前起舞助兴。歌中道：

忆前朝旧事，曾此地，会神仙。向月地云阶，重携翠袖，来拾花钿。繁华总随流水，叹一场春梦，难圆。度港芙蓉滴露，断堤杨柳垂烟。

两峰南北只依然，辇路草芊芊。怅别馆离宫，烟销凤盖，波浸龙船。平时玉屏金屋，对漆灯无焰夜如年。落日牛羊垆上，西风燕雀林边。

歌罢，芳华凄然泪下。滕生柔语相慰，又以微词挑逗，想求欢好。芳华收泪说道：

“妾本是殂谢之人，久为尘土，若能有幸侍奉郎君，虽死不朽。况且郎君刚才所吟诗句，也已答应为妾了，妾愿吹邹子之律，而一发幽谷之春。”

“适才诗句，本是脱口而出，实无他意，谁知竟应验了。”滕生戏言道。

二人相视而笑，见月隐西墙，河倾东岭，知夜已深了。芳华命翘翘撤席。而后芳华又说：

“敝居僻陋，非是郎君所能歇息之处，只有这西轩还算清静。”

“悉听尊便。”滕生心下会意，急忙答道。